

<<富甲天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富甲天下>>

13位ISBN编号：9787222066397

10位ISBN编号：722206639X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云南人民

作者：梅锋,王路沙

页数：297

字数：28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富甲天下>>

前言

史料俺答俺答大喜……且请输马，与中国铁锅、布帛互市……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自是约束诸部无入犯……其妻三娘子……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乃敕封为忠顺夫人。

——《明史》卷三百二十七俺答朕数年避暑塞外，令开垦种植，……内地之田，虽在丰年，每亩止收一二石，若边外之田，所获更倍之。

——《清圣祖圣训》俺答（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入犯乌珠穆沁。

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古北口。

……八月，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请和……噶尔丹以誓书来献。

上曰：“此虏未足信也。

其整师待之。

”——《清史稿·圣祖本纪》俺答三十五年……下诏亲征噶尔丹。

赉随征大臣军校宴。

……告祭郊庙社稷……命皇太子胤初留守……上亲统六师启行。

——《清史稿·圣祖本纪》俺答至于随军贸易之人，固不可少，……准其贸易。

……军士或将米私售贸易之人，或强买抢夺者，定加重罪。

——《清圣祖实录》

<<富甲天下>>

内容概要

清朝康熙年间，一代枭雄噶尔丹的铁骑再次席卷蒙古草原，威胁内地。康熙皇帝毅然出兵征讨。为筹措军需粮饷，他下旨向山西的“八大皇商”借钱，太谷武家堡村的孙家也在其中。而这件大事，改变了一个名叫王相卿的穷小子的命运。因为得罪了孙家，王相卿不得不远走避祸，加入出征塞外的清军随军民夫之列。

在蒙古草原的战争风云之中，王相卿凭借自己的胆量、机智和运气，屡建奇功，并拜经商行家老采头为师，由此踏入商道，把草原买卖作为一生的事业。他与塞外结识的两位同乡——精于算计的祁县人史大学 and 敢说敢做的马贼张杰结拜兄弟，共同创建了“大盛魁”商号。他们根据蒙古牧民生活特点，采取赊销方式，以汉地之物产，满足蒙古民生之需要，打开了广阔的草原市场，大盛魁也迎来了兴旺发达的时期。就在这时，“大盛魁”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危机，财散人去，已与王相卿相恋的孙家小姐香玉坚定地来到他的身边，决心要帮助他重振大盛魁。

<<富甲天下>>

作者简介

梅锋，祖籍江南，现居京城。

常用笔名“松卿竹友”，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现为王新民影视工作室合作编剧，《看电影》及《中华读书报》等媒体的撰稿人。

参与创作电视剧剧本《龙漂加勒比》、《富甲天下：大盛魁》等。

王路沙，毕业于阿姆斯特丹InHolland大学，现就读于

<<富甲天下>>

书籍目录

- 第一章 边塞风云起
 - 一、国库告急，皇上借钱
 - 二、村里有个王二疤子
 - 三、小长工趁火打劫
- 第二章 做军不做民
 - 一、会挣银子才叫出息
 - 二、歪点子变成了金点子
 - 三、我就是把你办了
- 第三章 祁县一掌经
 - 一、求生计，一掌经走口外
 - 二、蒙古人最恨骗子
 - 三、人算不如天算
- 第四章 郭多里大营
 - 一、运粮路上冒出三条舌头
 - 二、好兄弟送来的财运
 - 三、所谓交易，就是各取所需
 - 四、贡品成了土坷垃
- 第五章 草原历磨难
 - 一、家雀和凤凰
 - 二、驼城大战，冤家齐上阵
 - 三、死里逃生
 - 四、赌得越大，赢得就越多
- 第六章 后营老采头
 - 一、拜师学做买卖
 - 二、想做买卖要识数
 - 三、老采头收徒
- 第七章 立志从商道
 - 一、不要银子，要做官
 - 二、一品马夫为民请命
 - 三、人立足于世，要找准自个儿是哪块料
- 第八章 结义大盛魁
 - 一、挑水练力气，挑货进草原
 - 二、做买卖就是个赌
 - 三、要做买卖，先做朋友
 - 四、咱就叫大盛魁
- 第九章 商号初起步
 - 一、英雄救美
 - 二、大盛魁招募第一批财东
 - 三、天上天下第一大掌柜
- 第十章 财散真情在
 - 一、寻商路上戈壁遇险
 - 二、千里迢迢买卖变赊货
 - 三、情敌相见，分外眼红
 - 四、赊账买卖现危机，大盛魁财东散伙

<<富甲天下>>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边塞风云起国库告急，皇上借钱红日西斜下的草原，茫茫一片，别无所求。因此，尽管这个人隐蔽地走来，还是显得有些惹眼。

这是一位老汉，破毡帽下那石雕般的面庞刻满了饱经世事的苦涩与沧桑，一身厚实的羊皮长袍，早已磨损得看不出颜色，脚蹬一双蒙古式长靴，挑着一副遮盖得严严实实的箩筐，平缓的步子虽然透着与其年龄相称的沉稳，却也露出了明显的疲态。

老汉行至一堆乱石前，警惕地四下望了望，口中发出两声类似百灵鸟一样的鸣叫。叫声刚落，石堆后迅速闪出一个蒙古族打扮的中年汉子，带着一脸惊喜，向老汉使劲挥手。老汉点点头，随蒙古汉子往那荒草的深处潜去。

滚滚而过的马蹄声打破了黄昏的静谧。

一匹白驹飞驰而过，马背上是个年轻的清军军官。

他一边打马加鞭，一边不时回望：百步之外，草土飞扬，七八个蒙古骑兵呼啸着紧追不舍。清军军官的额头上渗出几滴汗来，但丝毫未露惊慌之色。

他骑术娴熟，蒙古骑兵虽奋力追赶，仍不能迫近。

为首的蒙古骑兵皱了皱眉头，眉头上那长长的刀疤更加深刻起来，他伸手取下背上弓，同时搭上三支箭，举起来稍微瞄准了一下。

只听“嗖嗖嗖”风响，三箭齐发，直向前方那清军军官而去！

蒙古兵齐声喝起好来……凛冽的北风顺着大大小小的裂缝，挤进了破旧的蒙古包。

一位老额吉（蒙语：老妇人）将烧得红烫的石块不断投入木盆，水沸腾起来，包裹住了一大块羊腿肉。

一旁，好几位蒙古牧民围成一圈儿，包括领路的中年人在内，全都期待地看着那老汉掀开箩筐：筐里露出一口铁锅，锅中还装满了压成砖块状的茶叶和食盐。

蒙古牧民们一脸惊喜，低声欢呼起来：“土木勒讨浩（蒙语：铁锅），丹门庆（蒙语：货郎），赛，赛（蒙语：好）！”

“被称做‘丹门庆’的老汉笑了笑，又掀开另一个筐，拿出两匹布，给牧民们传看。

领路的中年人将铁锅举到煮肉的老额吉面前，叫道：“阿妈，咱们又有土木勒讨浩用啦！”

“老额吉欣慰地瞧着铁锅，忽又想到什么，不由叹了口气：“什么时候，这锅在草原上能像木盆一样多，就好啦。”

“中年人有些愤愤地摇了摇头：“朝廷不开禁，没日子！”

“他又转向货郎老汉：“大叔，您这次没按约好的日子来，我真担心是出事了。”

“老汉用流利的蒙语回道：“这一段官府是查得紧了，不过，办法总是有的嘛。”

“中年人乐了：“对啊，你‘老采头’的大名可不是白叫的。”

“老汉也乐了，他吸了口气：“恼木横兄弟，我得和你说一声，我来送货的日子，怕是不多了。”

“中年人顿然一惊：“大叔，你怎么啦？”

！

“老汉笑着摆摆手：“你别多想，没啥，就是老胳膊老腿儿，实在走不动喽。”

“中年人这才平静下来，声调也低沉了：“您不来，我们的日子可没法过啦。”

“老汉倒是面色从容：“甭发愁，恼木横兄弟，我说过，办法总会有的。

来，咱们先抓紧分货吧。”

“中年人点头称是。

在中年牧民恼木横的主持下，老采头带来的货很快就分完了。

恼木横叮嘱其他牧民道：“明天各家就把羊都赶过来，帮丹门庆送到温都尔。”

“众人连声答应。

突然，包外传来激烈的犬吠声。

老采头眉头一紧：“糟了，怕是官兵！”

“说着，一甩长袍，将铁锅罩住。”

<<富甲天下>>

恼木横也低声喝道：“快把东西藏起来！”

话音未落，“咣当”一声，门被撞开了，一个身着戎装、面无血色的人闯了进来，一下子晕倒在地，背上插着三支利箭。

众人一时惊慌失措，唯有老采头和恼木横壮着胆子凑了上去，恼木横查看了一眼，嘟囔道：“不像是缉私的。”

老采头点了点头，小心地将那人翻了个半侧身，定睛一瞧，不由失声叫道：“丹津千总！”

他赶忙拿起腰间佩的葫芦，拨开塞子，一股浓郁的酒香溢满了蒙古包。

被老采头灌了几口酒后，丹津千总猛地一阵咳嗽，微张双目，口中喃喃道：“噶尔丹，噶尔丹又来了，快……”老采头听得清楚，他略一思忖，扭头看向恼木横：“恼木横兄弟，麻烦你找些治箭伤的药来，然后，再准备一匹快马。”

六百里加急的奏报送进北京紫禁城的时候，当今圣上康熙并不像往常那样在乾清宫里处理政务，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不得不气喘吁吁地向太和殿跑去。

太和殿，也就是平民百姓口中常说的“金銮宝殿”，是皇宫最为尊贵的所在。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金碧辉煌的大殿，亦为紫禁城中“走水”（古代对火灾的代称）频繁的地方之一。

上一场大火，更是数代之最烈，几乎将太和殿烧为平地。

如今，经过多年筹备，重修的具体事宜终于提上了日程。

索额图自然明白皇上对此的关切程度，可当他看到这位九五之尊在场地上亲自丈量那一堆堆摆放齐整的木料时，还是不由地大吃了一惊。

陪同在一旁的户部尚书马齐和理藩院尚书阿喇尼脸上同样露着不解的神色，当然，这样的不解，也被一种巧妙的恭敬掩饰着。

康熙皇帝毫不理会手下大臣的反应，只顾饶有兴趣地摆弄着手中的规矩，认真测算木料圆周等数据，然后告诉身边候着的小太监记录下来。

一时之间，他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在“蒙养斋”的几何学课堂上，又成了他的老师、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赞赏不已的“优等生”。

在中国偏重形而上学的千年历史上，康熙无论是作为君主还是个人，都可称做一个另类，他对实证科学和理性主义的热情很难被那个时代真正理解。

看着自己的主子“玩”得不亦乐乎，索额图有些忍不住了，他清清嗓子，以不触及失礼界线的高声喊道：“皇上，六百里加急！”

正向另一堆木料移动的黄袍身影停住了，又缓缓地直起来，转了个身，脸上带着一份不耐烦的表情。

显然，皇上的好兴致被打扰了，索额图假装没看见，低声解释道：“安北将军费扬古急报，噶尔丹又反了！”

其叛军先锋已越过厄鲁特草原，直逼喀尔喀诸部。

费扬古将军奏请朝廷速筹军需粮草，运往郭多里大营，以应此变！

索额图一口气说完，马齐和阿喇尼皆是一惊，不约而同地看向皇上。

康熙不动声色地把规矩交给小太监，轻松地拍了拍手上的灰，这才开了口。

“噶尔丹这次来了多少人？”

“未及详查，听说是倾准噶尔全部之力，他还扬言从俄罗斯借来火枪兵五万！”

康熙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阿喇尼在旁不屑地摇摇头：“虚张声势！”

“他这回又想管朕讨什么‘封赏’？”

“噶尔丹说……说是要与皇上会盟北京城下……”“大逆不道！”

“顽固不化！”

阿喇尼和马齐愤愤地嚷道。

康熙却笑出了声：“那好啊，噶尔丹如此‘归顺’心切，看来朕得出十万大军夹道相迎了。”

索额图不由一惊：“十万？”

<<富甲天下>>

皇上，三思啊。

先不说费扬古的郭多里大营，这十万人出塞作战，一年光军粮的耗银就何止千万！只怕现今国库……”索额图打住了话，瞥了一眼户部尚书马齐。

马齐定定神，朗声奏道：“皇上，索大人说得对。

这些年无论兵事民事，国家开支不菲，远有平三藩，收台湾；近有修河工，赈平阳。当前国库存银，恐不足百万。

”最后一句话，马齐尽量说得小心翼翼，然而皇上的龙颜还是沉了下来，他的眉头也越皱越紧，似乎是在酝酿着一个重大决定。

“索额图。

”“奴才在！

”“你这个领侍卫内大臣，给朕算一下，这里的木料，能值多少银子？

”索额图一怔：“皇上，这……”“算呀。

”“皇上！

”索额图恍然大悟，“这可是修太和殿的木料，今年务必要动工啦！

”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也明白了：“是啊，皇上，重修太和殿，关乎国体，万事莫能比重，这银子是决不可它用啊！

”“决不可它用？

”康熙厉声道，“好啊，那就接着修，等修好了，便可以让他噶尔丹策马入驻啦！

”“皇上……”阿喇尼的脸色变得煞白，“奴才不是这个，这个意思，请皇上恕罪！

”康熙哼了一声。

阿喇尼踉跄退了几步，不敢多言。

索额图这时似乎已把注意力全都放到了木堆上，好像真的是在估算价值一样。

一片沉默之中，康熙看了看若有所思的户部尚书。

“马齐。

”“奴才在！

”“你想什么呢？

”“回皇上，奴才是在想筹措军粮的办法。

”索额图和阿喇尼诧异地看着马齐，康熙却兴奋地从坐着的木料堆上站了起来：“讲！

”“是这样。

奴才想到，山西一省，商贾之风盛行，多殷实之家，尤其是世祖皇帝当年所御封的‘八大皇商’，受尽惠泽，得享巨利，各个富甲一方，堪比王侯。

如今国家有事，正好又给了他们为国出力、报效皇家的机会。

嗯，皇上就向八家借些银子，以购运军粮，这样，太和殿也修了，噶尔丹也能讨伐了，岂不两全其美？

”马齐的话又引起了一片沉默。

“马大人说得对，”见皇上不吭声，阿喇尼主动开口了，“那八大皇商确实有的是银子！

其实只要皇上一道手谕，八家定会踊跃捐输，也就谈不上什么借不借的……”“借！

”康熙这一声喝把三位臣子都吓了一跳，“当然是借。

马齐，速传朕的旨意，责令山西八大皇商，每户借银五十万两，助朝廷向郭多里大营运送第一批军粮。

这件事就由户部主办。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至于偿还时限及利息等项，尽可遵从民间商法。

”“领旨！

”“索额图，拟诏！

”康熙完全精神起来了，“加封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统率西路军，可先行布营御敌，以待大军！

”索额图悄悄咽了口唾沫，恢复了平日在皇上面前那副虔诚的架势：“遵旨。

”“这一次，”康熙不动声色道，“朕还要亲率六师，出征平叛。

<<富甲天下>>

”不理睬三个大臣的目瞪口呆，康熙自顾自背过身去，仰头望天，微笑着——某种熟悉的兴奋感涌遍了他的全身，那是每次外出打猎时都会有的兴奋感，令其摩拳擦掌，甚至急不能待！

村里有个王二疤子清晨的薄雾渐渐散去，显出一座气派的青色高墙。

墙下，一群约摸十八九岁的后生蹲成一排，各个破衣烂衫，土眉哄眼，脑袋无一例外剃得锃光瓦亮，只在后脑勺上留着仅比钱币稍大的一块儿头发，一条细长的辫子从那发面儿延伸出来，远看去好似趴着一只蝌蚪，这就是清初男子最流行的“发式”——“金钱鼠尾”。

这些后生的双手都严丝合缝地插在袖筒里，彼此的身子越挨越紧，以指望驱走春日的寒气。

他们身上唯一不冷的地方大概就是那一张张叽叽喳喳侃着大山的嘴。

其中一个模样精明的后生，此时也最活跃，身边四五个人都在侧耳听他嚷嚷。

“行了，我看咱都别在这儿傻等了，回去吧，这以后准没活儿啦！”

”“宽子哥，为甚啊？”

”“切，你脖子上长的那个啥？”

没听说嘛，皇上管孙家借钱了，好大一笔呢，那这孙家还有银子修院子？

肯定停工了。

得，咱还是帮六哥杀猪去吧。

”精明后生说着，自个儿先起了身，活动活动腿脚，就要走。

好些人也被他说动了，跟着站了起来。

忽然，一个要多响亮有多响亮的大嗓门猛地吼起来，就仿佛是攻城的花炮，把早晨的安静轰得粉碎：

“钱宽子，你个愣球货，又他妈在那儿哄弄大伙儿，告诉你，孙家不但不停工，还得给咱涨工钱呢！”

”众后生循着这声大嗓门望去，一个小山一般的汉子站了起来，那人长得颇具威慑之感：身材高猛不说，还生就大手大脚，挺鼻阔嘴，一副乜斜的神态在大家头上扫来扫去。

众人忙作出虚心倾听的样子，就连模样精明的后生也轻轻哼了一声：“二哥，你说我哄弄，那你倒是讲讲，孙家为甚要给咱涨工钱？”

”那被称做“二哥”的汉子瞥了他一眼，扬扬鼻孔：“你知道皇上管孙家借多少银子么？”

”精明后生一怔，挠了挠头：“这个，反正是多得不得了，要是都买成肉，够吃到明年过年的。”

”这话让后生们全乐了，二哥朝地上啐了一口：“哼，就他妈知道吃肉！”

好，这么多银子，要是搁你，肯借吗？”

”精明后生更摸不着头脑了：“我做梦也梦不见这么些，咳，二哥，你饶是要说个甚啊？”

”“说甚？”

告诉你，这么多肉……吓，这么多银子，没哪个敢出，皇上开口也一样。

孙家不想借，咋办？”

他就得趁早把手头的钱都花光了，就算皇上亲自来咱武家堡了，那孙家也是要银子没有，要命一百条，您看着办吧。

”二哥得意地说完了，众后生的眼神却更迷茫了。

一个面相有些尖刻的后生不屑地扬扬眉毛：“王二疤子，咱武家堡就数你嘴大，混扯这一大通，到底孙家咋会给咱涨工钱啊！”

”这话可把大伙儿点醒了，不满的议论声嗡嗡响了起来，二哥毫不示弱道：“李金来，你是不是屙屎也要别人帮你脱裤子？”

非得让我说透，咋就不会自个儿琢磨，孙家要接着盖院子，再给咱加钱，他那银子不就花得快了嘛！”

”尖刻后生反应了过来，但仍是一脸的不服气：“我不信，那皇上借钱他孙家还敢不应，一个脑袋嫌多了？”

”二哥冷冷一笑，懒洋洋地靠在了院墙上：“不信就跟我打一赌，十文钱。”

”“赌就赌，我还怕你？”

”尖刻后生咬牙切齿道，仿佛十文钱是一笔巨款似的。

瞅着二人要动气，模样精明的后生忙过来和稀泥：“好了好了，这点儿小事打甚赌啊。”

我看，二哥说得有道理，不过今儿个都这时候了，孙家确实没动静，大伙儿闲在这儿也是白闲，不如先各自找些活儿做吧。

<<富甲天下>>

”众人齐声说好，一哄而散。

那二哥满不在乎地晃晃脑袋，也走开了。

尖刻后生幸灾乐祸地喊道：“王二疤子，你不说孙家还要开工吗，咋也不等啦？”

”“你们这帮球货都走了，留我一个在这儿望风？”

想得美！

”二哥头也不回地答道，扬长而去。

就这么着，王二疤子以一场“豪赌”，开始了他今天在武家堡村的无聊日子，而这样的日子，他稀里哗啦地也混了十来年了。

王二疤子大名叫王相卿，在这小村里可得算号儿人物！

若哪位婶子大娘或地头闲坐的懒汉说起“村东那个拖油瓶的王二疤子”，接下来便注定是一个长长的故事：他不是本村人，自幼便失了父母，唯一的姐姐嫁到了这里，把他带了过来，由姐姐和姐夫抚养成人。

上过私塾，识得几个字，村中里正老爷贴的布告，他半读半猜地也能弄懂。

不过这不算稀奇，真正让王相卿名扬武家堡的是两样儿：一是他那张最会吹牛胡诌的大嘴；二是一身蛮力气。

武家堡的老乡常说：“王二疤子那牛劲儿，够拉两架骡子拉的大车的，可要让他用嘴拉，怕是十架也不止！”

”出名归出名，老实讲，这两样儿也没少给王相卿惹来祸端，经常搅得村里鸡飞狗跳：一旦靠着嘴巴平不了事儿，那两个杵子大的拳头就“发话”了，所谓真君子动口也动手。

这让他的脸上永远像锄了一半的荒地儿，沟沟坎坎，左一划、右一道的，“疤子”之“雅号”便由此得来。

武家堡人每谈至此，甭管真心还是假意，都喜欢皱皱眉头，再作出惋惜之状长叹一声，但转念想想王二疤子同时给他们带来的欢乐，也就释怀了。

一支小曲还没哼完，王相卿已回到了村东的家中。

这是一处与左邻右舍并无二样的土坯小院，只是多了几分整洁。

这也难怪，王相卿的姐夫家老辈儿上是正经的诗书人家，不知从哪代起破落了，徒留下些许痕迹。

但这跟王相卿都没啥关系，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一个“家”，是他吃饭、睡觉，还有下地、做工、跟别人打架后回来一待的地方。

此时刚到上午，王相卿昂着头走进外屋。

这里，一张糙木桌、两三张长凳和空空的四壁便是全部摆设，他的外甥顺娃正坐在桌边，拿着一支没有多少毫的毛笔，在旧历纸的背面练着大字。

看到舅舅回来了，顺娃抬起头叫了一声，王相卿亲切地用大巴掌摸摸他的小脑袋瓜子。

里屋的帘子掀开了，姐姐王菊花和姐夫杜志康走了出来，这两个人面对王相卿的第一表情永远是一成不变的：菊花总是带着关心的笑容，而教书先生杜志康则活像看到满满一页错别字。

“二娃子，你不是和宽子还有毛蛋到孙家等活儿么，咋回来这么快？”

”菊花问道。

“还没开工呢，姐，我过会儿去瞅瞅。”

”“哎呀，这都好几天了，一直没动静，是不是真像大伙儿说的，孙家借钱给皇上，院子就不修了？”

”“没那事儿，姐，你放心，孙家停不了工，等等就是喽。”

”菊花点了点头。

杜志康正在查看顺娃的字，听到这话，哼了哼鼻子。

“莫要空等，有这工夫，不如看点儿书，哪怕是带着顺娃练练字也成。”

”“弄这干甚？”

我还要做正经事儿哩！

”王相卿大大咧咧地回了一句，对于姐夫的苛责他从来都是不客气的。

“正经事，你有什么正经事？”

”“挣钱，养家，孝敬我姐，照顾顺娃，这算不算正经事儿？”

<<富甲天下>>

”王相卿斜瞅着姐夫，眼神里分明流露讥讽之意。

杜志康的脸色变得有些泛红，他和王相卿从开口说话到动气一般不会超过三句，今天亦不例外，“你，你竟敢说我？

！

太不知礼数啦！

你怎个不问问，我到今日这般地步，是因为哪个？

还不是你！

”杜志康发怒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到如今至少已经丢了三份教书的差事，全拜小舅子所赐。

最可气的一次是当年在张员外家当西席，陪读的王相卿竟把那张公子的腿打折了，杜志康被辞退不说，还得把酬劳尽数拿出来给人家赔礼疗伤。

从此之后，他便只能东村来、西村去地收些零散学生，聊以糊口。

王相卿当然晓得姐夫是指哪件事，他一梗脖子：“能怪我吗？

谁让那小子敢骂我是‘拖油瓶’的，要是再来一次，我还打！

”“人家一句话你就动粗啊，再者，人家说错了吗？

”“……就不许他说！

”王相卿已然是吼了，小屋似乎都被震得发起抖来。

“二娃子，莫要对你姐夫嚷。

”菊花的语气既温柔又严厉，这种时候，非她出来替两个大男人打圆场不可。

也只有她，才能让刚刚还犟驴一样的王相卿立刻温顺得像只小羊，“和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姐夫的话，再不中听，也全是为了你好。

”菊花轻轻拍了拍仍然气鼓鼓的兄弟，“你呀，都这么高的汉子了，真得照你自个儿说的，做些正经事儿啦。

”“姐，我咋个没做？

你别急，我这就去找……”“不是做工，我是说别的，咳，”菊花顿了顿，“昨个儿你二婶又来问我，你到底中没中意？

还说二娃子也老大不小了，这事儿得抓紧。

”这下轮到王相卿涨红脸了：“姐，你甭提那个老媒婆啦，她拿我逗开心啊，竟说了个歪嘴子过来！

”“哎，那姑娘嘴是长得不怎么好看的，可人不错呀，又勤快又实在，迎进家里准是个宝。

”“不要！

不要！

我才不要那歪嘴子呢，把她娶进门，将来‘打亲亲’还不得把我累屁啦？

”听到弟弟蹦出这么一句，菊花不觉一脸愕然，忙转过身去，拼命忍住笑。

杜志康被气得浑身乱颤：“不成体统，不成体统！

”“好，这个不要，那你说说，想要个啥样的媳妇？

”菊花回过身，认真地问道。

王相卿咧开大嘴乐了，带着点儿陶醉：“模样俊俏的，人又聪明的，能给你当帮手的，还有，哈，余下的没想好呢。

”杜志康满脸不屑：“痴心妄想！

”菊花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二娃子，你这话姐听了挺高兴的，你能老想着姐，姐就知足了。

”“姐，我不是哄弄你，是真的，你且等，我一定能娶到这样的媳妇！

”“好，好，姐信了还不成？

可眼下用不着你娶这样的媳妇，先去打两桶水吧。

”王相卿二话不说，抄起扁担和水桶就走了。

菊花欣慰地望了望兄弟的背影，转过头，正好和杜志康目光相对。

“当家的，以后你对二娃子也少说几句吧。

”“哼，要由着我自个儿，我都不稀罕说他，可谁让我在岳母大人面前立过誓的，要……唉，你这个兄弟啊，只见年景变，咋就不见他有长进呢，都这么大个人了，成天不务正业，这何时能有出头之日

<<富甲天下>>

啊！

“咱们都别愁，我们家这二娃子迟早会懂事的。”

“但愿……顺娃子，你做什么呢，好好练字！”

杜志康无意中瞅见顺娃不知什么时候停了笔，正出神地偷听二人谈话，不由怒喝起来。

顺娃吐了吐舌头，赶紧拿起笔，画了一撇，又停下来，小心翼翼地瞧了瞧菊花，怯怯地问：“娘，刚才舅舅说‘打亲亲’，那是啥意思啊？”

“你……”杜志康气得扬起了巴掌。

菊花赶忙拦住他，和颜悦色地看着儿子：“顺娃子，‘打亲亲’，就是说人家有难事了，你一定要去帮忙，懂了么？”

顺娃满意地低下头，又开始认真练字了。

菊花也不再和杜志康说什么，回里屋取出一只挺新的布鞋，坐在门边，纳起了鞋底，少顷，她皱了皱眉，用一种认命的口气道：“哎，我看孙家这院子，是修不成啦。”

菊花的担忧，至少可以代表半村的心声；若说武家堡人在太谷县的地界儿上有什么引以为豪的，那么与“八大皇商”之一的孙家做乡邻肯定要算头份。

这不光是沾人家名气的事儿，还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每逢农闲时节，村里后生们做的工活儿，有一多半都是拜孙家的生意或杂务所赐。

对于武家堡人而言，这些工活儿既能带来一笔不小的外快，同时也可把自家那些好惹是生非的男娃子们暂时拴得老实些，可谓两全其美。

因此，这一回孙家的老后院还能不能继续翻修，牵扯着太多人的关切。

可他们全不晓得，如今，就在那青色高墙的后面，关于修院子的问题，要比他们想的严重得多！

“文举，修院子就能躲过皇上‘塌窟窿’（山西俗语：借钱）么？”

你想得太容易啦。

宽敞明亮的花厅当中，一位端坐在首席的中年乡绅轻轻摇了摇头，他须发已多白，身上透着一派处乱不惊的儒雅和久经世故的深沉，这便是孙家第六代当家人孙书同。

他正同家族重要成员商议着皇上借钱这件大事。

“爹，当然躲不掉，但银子咱们也没法借。”

浓眉明目、英气不凡的孙家大少爷文举朗声答道，“咱家一年的流水至多也不过三十万两，可皇上开口就借五十万两，这下不得连号里现银带家中窖藏全都搭上？”

那样用不了两个月，孙家的买卖可就全黄了。

孙书同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自从数日前不同寻常地直接得到京城来的上谕，而非通过山西巡抚衙门转发，他便经常是这样的表情。

“若真是为国家黄了，也没什么。”

咱们孙家本来就是承蒙皇恩浩荡，才能有今日。

这一条，文举，你是万万不可忘的。

孙书同的声音压低了些，“更何况，这笔银子要敢不借，那就不是买卖黄不黄的事儿啦。”

“爹，我说没法借，是说这五十万两没法一下子借。”

孙文举解释道，“咱们继续修老后院，实则就是找个名义，以此陈情家中早有用度，现银不足，并请皇上恩准可以分批付款，每一次五六万两的，直到全部出齐，这样皇差也交了，买卖也不耽误。”

孙书同的神色稍有舒展：“不过，兵事要紧，分批付款恐难合时宜。”

再说，哪有和皇上讨价还价的道理呢？”

“爹，圣旨上说得明白，皇上是向咱们借钱。”

孙文举有点儿不服气，“既然是借钱，那就是做生意，既是生意，如何不能讨价还价？”

还有，咱们家可没少为皇上和朝廷分忧呀，过去的不说，这前日里平阳府地震救灾，八大皇商共同义捐，就数咱家出得最多。

皇上心里都应该有数啊，开个恩还不成么？”

“是啊，就因为上次出得最多，所以这回皇上来向八家借钱，还特地点名要咱孙家做出表率，退一万步说，就算别家都能躲，咱也躲不了喽。”

<<富甲天下>>

唉，这就是落名不落好啊。

”一个干巴巴的嗓门响了起来，循着说话声，孙书同和孙文举看向了坐在一旁的账房大先生、孙书同的内弟屈有财。

父子二人都差点儿忘了他的存在，不过谁让屈大先生那副身板儿太过矮小精瘦，往哪儿一搁都立马显不着了呢。

“老舅，”孙文举道，“您说这修院子……”“嗯，难！”

”屈有财晃了晃自个儿的尖脑袋，“让皇上答应拆着借，难啊！”

”“那老舅可有什么良策？”

”孙文举认真地请教，他是了解屈有财的才干的。

“我？”

我能有啥良策啊，这银子，不借也得借。

”“哎，您这话等于没说啊。”

”“那你就当没听见吧。”

”“这……”“好了！”

”孙书同终于忍不住内心那股烦躁了，“我把你们叫来，是商议对策，不是发牢骚的！”

说了半天，难道你们……”“爹爹勿急，办法肯定有的。”

”话随人至，一个婀娜倩影从屏风后面飘了进来，如一阵清风般吹散了花厅原本压抑的气氛。

这是个二十出头的美女子，姣好的身材，圆圆的脸蛋儿，细润唇，小鼻子，一双大眼睛不时眨一眨，流淌出聪慧的光彩。

女子站在花厅中央，看了看三个面色凝重的男人，不由“扑哧”一声笑了。

孙书同的脸拉长了：“香玉，你不好好在绣楼待着，怎么又到处乱走？”

这让人把闲话说出去，我看你还怎么嫁人！”

”这女子正是孙家大小姐香玉，孙书同的掌上明珠，因此哪怕是如这般的教训，也透着无限慈爱。

香玉自是了解的，这时，她顾不上听父亲的话，只撇着嘴，无声地和兄长孙文举斗气：她又看到了他那习惯的笑容，从小到大，每次她在家中男人们议事时擅自闯进来时，总有这副笑容在等着她。

对于香玉来说，这比轰她出去还难受，因为兄长的意思表露无遗，他永远只是把她看做一个爱胡闹的小姑娘，不管她想说什么。

香玉的脸又涨红了，不过很快就平静如初，她已经长大了，不会再为这个和大哥纠缠个不休，眼下，谈正事要紧！”

“爹爹，”香玉转向了孙书同，“你们适才说的，我都听到了……”“哦，然后你就有好主意了？讲来听听。”

”孙文举微微一笑，摆起了兄长的架子。

“哼，我还真有主意呢。”

”香玉嗲声嗲气地说，“就不告诉你！”

”这下不止孙文举，连孙书同和屈有财都忍不住乐了。

屈有财佯装叹息状：“哎，这丫头，原来只是脚大，现在连嘴也变大了啊。”

”“老舅！”

”香玉恨不得跳过来乱捶屈有财一通。

“好了，别说笑了。”

”孙书同摆了摆手，“我看就先照文举的法子试试吧，老后院，还要修，让老蔡这就在村里招工。”

”孙家院子复工，对于王相卿来说是很提气的事儿：这一日，当他的弟弟毛蛋跑来报信时，姐夫杜志康正在埋怨他坚持等着孙家招工是找借口偷懒呢。

“相卿哥，果然又让你说着了，咱们快去吧！”

”毛蛋是王相卿在村里为数不多的崇拜者之一。

对于他站在自个儿面前那副老是抑制不住的兴奋劲儿，王相卿早就习以为常了，并且很受用。

“毛蛋，别急嘛。”

”王相卿摆出了大哥的架子，他瞟着杜志康，对菊花说道：“姐，那我走了，回头赚了钱，咱们吃好

<<富甲天下>>

的，红面擦尖尖，生葱生蒜生芫荽。

“好，你们干活的时候都要当心点儿！”

“菊花自然也很高兴。”

“知道哩！”

“说这话时，王相卿的大步已迈出了小院。

此时在孙宅后门，已经聚集了一群后生，他们正围着台阶上一位衣饰朴素、年近五十的男子。

他叫蔡荣祥，是府里的大管家，一向深受孙家父子的倚重，除了办事干练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谙熟“分寸”之学，从来都懂得上下有别的道理。

因此，尽管现在后生们争先恐后地在蔡荣祥耳边吵嚷着报名，他却先眯起眼，沉默了半晌，以便好好享受一下众人对他如同他自己在府里对待老爷少爷那般的恭敬和期待，然后才开了口。

“好了，你们不用嚷了，我都要。”

“听了蔡荣祥的话，大伙儿顿时安静了下来，各个喜形于色。

那模样精明的后生钱宽子讨好地凑上前：“多谢蔡管家！”

嘿，我就知道，孙家这么大的产业，就是皇上来借银子，这院子也能照修不误，嘿嘿。

“他顿了一顿，‘那您看，这工钱……’”“这还用问么，老规矩，一天二十文，管一顿饭。”

“蔡荣祥有点儿不满地瞅了瞅钱宽子。”

人群依旧安静，只是刚才的喜悦消了一半。

钱宽子挠了挠头。

“蔡管家，您也晓得，这过年过得东西都涨价了，还是老规矩的话……”“钱宽子，”蔡荣祥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我看过年不是把东西过贵了，是把你过得更猴精啦！”

二十文都开始嫌少？

哼，就一句话吧，到底干不干？

“蔡荣祥威严地逼视着钱宽子，并不理会旁人，他知道钱宽子在这群小子当中算是个领头的。”

谁知钱宽子屈服的速度比蔡荣祥预料的还要快，他无奈地点了点头，小声嘟囔道：“我干。”

“其他后生见状，也垂头丧气地低下脑袋，表示‘认了’。”

蔡荣祥得意地一笑。

“就是嘛，乡里乡亲的，我老蔡从没想过要亏待大伙儿，晌午饭可是剔鱼子啊，呵呵。”

好了，都跟我来吧……”“好个屁！”

不成！

“随着一声好像炸雷的高喊，王相卿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他一把分开被惊呆了的众后生：“这么大的院子，这么累的活儿，二十文？”

还不够买狗皮膏药的呢！”

“王相卿的话又让钱宽子等人恢复了底气，他们一致地换上了不满的表情，齐刷刷地看向蔡荣祥。”

蔡荣祥不由皱起眉头。

“王二疤子，咋从来没看见你好好干活，这捣乱的事儿总是你拔份儿？”

“咋个叫捣乱？”

“王相卿扬扬头，他脚踩地面，都和台阶上的蔡荣祥一般高，‘宽子说得没错，眼下这甚都涨价，咋就工钱不涨？’

蔡大管家，你别过个年过成‘圪促老财’了，那还不如钱宽子呢！”

“除了钱宽子有点儿红脸，众人全被王相卿的话逗得哄笑起来。”

方圆百八十里的都知道，“圪促老财”是以最会抠门著称的孙家大先生屈有财专用的“年号”，小孩儿们一天到晚唱着童谣：“武家堡的圪促老财，吃米按粒数，喝酒筷子蘸。”

“没有谁会憨到让人把自个儿和圪促老财摆到一块儿而觉得荣耀的，蔡荣祥也不例外。”

“那……你想要多少？”

“蔡荣祥不失架子地问王相卿。”

王相卿嘿嘿一乐，一副早想好的样子，伸出了三个大指头：“三十文一天，还得剔鱼子管饱！”

“三十文？”

<<富甲天下>>

你可真敢开口！

” “这咋了？

”王相卿理直气壮道，“初三的时候，孙老爷不是还当着大伙儿说过，今后要继续‘造福乡里’么？那我们是不是‘乡里’？

你给我们加工钱，算不算‘造福’？

你要说不算，回头我直接去问孙老爷。

咋，他说话不顶用啊？

”虽然谁也没动，可蔡荣祥却觉得他在王相卿面前又矮了一个台阶。

更麻烦的是，众后生的情绪已经高涨到让他缺少胆量拒绝的程度。

从古至今，一个好管家必备的素质之一，便是会识时务。

蔡荣祥无疑是好管家，他轻轻咬了咬牙，“成，三十文就三十文。

”孙家后门门口响起了欢呼声，王相卿的大个头被一片崇拜的目光吞没了。

后门这场小小的喧闹，自然影响不到花厅的清静，此刻，这里只有孙书同和香玉父女两个在叙话，气氛有一点儿忧愁。

“香玉啊。

” “爹爹？

” “嗯，想必你心里也清楚，你哥哥修院子的办法，只能是权宜之策。

我之所以答应，实在是没有其他主意……爹很想听你说说。

” “听我说？

” “对，其实那天爹看出来，你本来是有话的。

”在父亲热切的注视下，香玉低下了头：“连爹和老舅都一筹莫展，我可不敢乱言。

” “没事儿。

”孙书同眼里放出兴奋的光彩，口中也换成了鼓励的语气，“现在就咱们父女，你但说无妨——要知道，咱家遇到的这个坎儿，可不比寻常啊。

” “爹，我是想……咱们不如去找找曹家？

”曹家是太谷地界声名显赫的富商，香玉未来的婆家，难怪她在说这话时颇有些难为情，而孙书同则犹豫了起来。

“这个我不是没考虑过，可总觉得不太合适。

你就不担心爹这样做了，会让曹家觉得你嫁过去是图人家的财？

这以后……” “不会的！

”香玉连连摇头，“您知道，我和曹公子从小便……要好，这桩婚事又不是为了借钱才定的。

何况，只要能帮咱家渡过难关，女儿就是背些莫须有的闲话，也不算什么。

” “香玉！

”孙书同赞许地望着女儿，“还是爹常说的那句话：你不是男儿，却胜似男儿啊！

” “爹爹过奖了，这不过是女儿尽孝的本分。

”实际上，香玉是挺怕父亲老说这句话的，还好，这一次兄长孙文举不在场。

“好，好，这个法子值得一试。

”孙书同有点儿高兴得不知怎么说了，“我这就进城，去和你曹伯伯商量商量。

呵呵，你这个未来的公公啊，最会装穷，别人不晓得，我可是知道的，这几十万银子对他来说真不算难事，呵呵……嗯，这事了啦，香玉你也回绣楼去吧，毕竟婚期日近，该守的礼数还是要守的。

” “是，爹，那女儿就告退了。

”用山西富户大院的一般标准衡量，孙家的宅子恐怕只能称做“寒酸”，但对于村里的后生们而言——哪怕仅是后院——依然每次进来都恨不能多生几只眼睛，好把这三进三出、楼台相连的高阔尽收视野。

现在是休息时间，蔡荣祥早就交代钱宽子负责管事，自个儿忙别的去了，因此他们更有工夫倚坐在木材堆上，不停地转着脖子，敬畏地四处打量。

李金来的小眼儿又看得放出光来。

<<富甲天下>>

“哎，你说说，人孙家，到底是咋挣下这么好的家业的？”

“这个问题他已经不知问过多少回了，大伙儿早就听腻了，因此也只有钱宽子还愿乐此不疲地再答一遍。

“咋挣下的？”

走口外呗，人家祖上三代就开始走口外了。

”“宽子哥，走口外就能发成个这？”

”通常情况下，小毛蛋都是个忠实的听众，很少像这样发问。

但随着其个头一天天地长高，他对这些大哥平素最爱聊的发财问题也关心起来。

“那当然，”一谈这个话题，钱宽子的口吻就变得特神秘，“那口外，遍地是钱！”

别的不说，光把荒草扒拉开，底下就全是宝石金子！

嗯，我都跟我爹说了，找个机会，我也走趟口外，到草地上挖宝去。

到时候回来，天天请兄弟们吃剔鱼子，老醋敞开了喝！

”钱宽子这回说得逼真，众后生都有点儿被他带进那个梦境般的未来之中，其中要数李金来最投入。

“宽子说得对，咱村那个刘老栓就是走口外，去了才几年啊，那财发得，哼，年前还雇我砌了个新院墙呢。

他要是还打算去，到时我就跟他一块儿闯闯！”

”就在孙家后院的工地马上就要诞生一批新财主的当口，一声冷笑把大家全都拉回到满身疲惫的现实里。

即使拿脚指头想，李金来也知道是谁，他带着梦醒般的懊恼瞥了一眼懒懒躺在木头上的王相卿。

“王二疤子，你笑个甚？”

”王相卿睁开一只眼，坐了起来：“口外，你想走就走？”

愣球货，那是犯法的事儿，被官府抓住，不砍头也得脱几层皮。

想当年我爹一走，从此再没了消息！

我娘就为这个早归了西，害得我现在成天看我那酸文姐夫的脸色过日子，呸！

你们呀，去吧，反正我就留在村里帮六哥杀猪啦，等你们回来请我吃剔鱼子喝老醋。

”众人纷纷露出不屑的神色，一时间，在后门争工钱的英雄又成了集体嘲讽的笑料。

“二疤子，你平时不是叫唤得挺凶么？”

”李金来可逮着一个报复的机会，“什么发横财呀，要当‘武家堡第一富’呀，真让你去干，就怂了？”

切，一点儿肚渣子都没有。

”“发财谁不想？”

”王相卿毫不含糊，“可得看是干啥，走口外，给人送脑袋的事儿，愣货才干！”

我还得留着报答我姐呢。

”他敲了敲自个儿的脑壳，又引起一阵哄笑声。

李金来叹了口气：“我呀，其实本来就有打算，不管刘老栓还去不去，自个儿也要试一试。

可如今听说皇上又要打仗了，那肯定就封关啦，想出去怕更难喽。

”“没见识！”

”王相卿是认准和李金来杠到底了，“三国里咋写的，要不是赶上乱世，刘备一个卖鞋的能三分天下？”

那关二爷能封五虎上将？”

要我说，这打仗才有机会发财呢。

”“三国”的故事之于武家堡村的年轻人，就相当于四书之于儒生，是他们心目中的人生经典，作为同乡的关公更是被奉为第一英雄。

可李金来对王相卿的话仍是不屑：“二疤子，三句不到，你又开始扯。

我只听说过打仗送命，还没听说过是送钱的呢。

”“谁管你信不信，再说跟你讲了有毛用，你又没本钱。

”众人笑得更欢了，连李金来都忍不住咧开了嘴。

<<富甲天下>>

“这越说越像真的啦，好，我就服个软，向您老讨教一下，这打仗咋有机会发财？”

王相卿又闭上了一只眼：“叫我一声二哥，我就说。”

“……行行行，二哥，您请讲。”

李金来存心逗他。

“嗯，看在你小子还算懂事的份儿上，我就告诉你：这一打仗……”王相卿话未出口，只见一个漂亮姑娘从他们面前走过。

三十几颗脑袋，此时就像被同一根线绳拽着，随那姑娘乌黑的秀发、亭亭的身子，轻盈的脚步，和浑圆的屁股一路摆了过去，一直上了一座二层小楼。

头也未回的香玉不是不知道背后有多少猥琐的目光，但她未曾料到在回绣楼的路上会遇到这群粗鲁的汉子，只能强作镇静、加快步子向自己的闺房跑去，那双未缠足的大脚在这种情况下倒派上了用场。可是，就在她正要迈上楼梯最后一阶时，一声尖厉的口哨响了起来，香玉的一只大腿停在半空：这声音太讨厌了，讨厌得她实在忍不住止步转过身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人敢这样大胆放肆！

楼下，痴痴呆立的一群人当中，有个就像被拴在驴圈儿里的高头大马似的身影，正一副坏笑模样地抬头向上望着。

香玉一时觉得此人有点儿面熟，再细瞧过去，两团红晕顿时飘上脸颊：倒并非那痞里痞气的浑小子嘴巴还保持着吹口哨的撇状，仿佛要隔着八丈远亲过来，而是他看自己的表情，那是一种香玉说不清是什么的表情，她只知道从出娘胎到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被一个男人这样看过；忽然间，香玉没来由的在胸中升起一团怒气，她真想冲下楼去，站到那大个儿面前，质问他……“干什么呢！”

这一声把包括香玉在内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只见一个样子还挺俏丽的小妞双手叉腰、气势汹汹地瞪着正想吹第二声哨的王相卿，原来是香玉的贴身丫鬟彩屏赶了上来。

依着惯例，丫鬟总是保护小姐免受无礼之徒侵扰的“御前侍卫”，显然彩屏很熟悉这份职责，她的尖声怒喝让钱宽子和李金来等人不觉有点儿胆寒，都讷讷地垂下了眼皮。

唯独王相卿毫无惧色，反而更开心了。

“干甚？”

跟老熟人打招呼呢，咋个，不成啊？”

“有几个后生偷偷乐了。”

楼梯上的香玉皱了皱眉头。

“呸！”

告诉你，王二！”

“当着这么多陌生男子，‘王二’后面那两个字彩屏是说不出口的，‘别犯浑，不然我去告诉蔡管家和少爷，揍不揍你另说，先扣你的工钱，让你白干！”

“白干？”

行啊，那我以后要吃饭就来找你呗，从早到晚。”

王相卿冲彩屏挤挤眼，众人跟着爆发出一阵粗野的大笑。

彩屏气恼得柳眉倒竖，扔下一句“不要脸”，就匆匆奔上楼，护着香玉走进闺房，紧紧合上门。

众人盯着房门又看了几眼，这才一个个缓过劲来。

“哎呀，这孙大脚，几天见不着，脸蛋更喜人啦。”

嘿，今儿咱兄弟真有福啊！”

李金来舔了一下嘴唇。

“李金来，你他妈说我嘴大，”王相卿又起劲了，“我看你比我还能撇！”

啥叫‘几天见不着’？”

你上次见孙大脚是几天？”

几年都不止吧！”

哼，装得自己跟个甚似的。”

“王二疤子，少抬举我，咋敢跟你比，‘老熟人’，‘打招呼’，切，哪个嘴里吐出来的？”

“哈哈，我那么讲是怕吓着那小丫头，其实该说是老相好。”

“还老相好呢，人家拿个正眼瞧你啦？”

<<富甲天下>>

”众人都围了过来，饶有兴趣地听着王相卿和李金来斗嘴子。

“她不瞧，她不瞧是被你们这群愣货烦的，要是光我们俩，嘿嘿，那就不一样喽。

”“二哥，”钱宽子也凑个热闹，“咋个不一样？

”这句话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一道道好奇的目光都望了过来，有的是认真的，有的则纯粹觉得好玩。

模模糊糊地，王相卿突然发觉自己的大块头像是飘了起来，处于一种不真实的快乐之中，接着，他蹦出了一句自己都有点儿没想到的话：“光我们俩——想干甚就干甚。

”众人大眼瞪小眼，还是李金来闷声闷气地问了一句：“干甚？

”王相卿不屑地瞥了他一眼，跟打量一只呆鹅似的：“干甚，只要我乐意，把她办了都行！

”众人先是一片默然，继而迸发出一阵狂笑，连毛蛋也跟着嘿嘿了几声。

“笑甚？

你们这帮愣货笑个甚！

我说的是真的！

”王相卿生气了。

李金来都直不起腰了：“二疤子……你咋这么能胡撒啊……连那事儿也，也说得出来……哈哈……”

“这算个甚？

你们不知道吧，当年我和这孙大脚，还有她哥一起跟着我姐夫学私塾，那时我们俩就好了……”“行啦行啦，”李金来擦了擦笑出来的泪，喘匀了气，“咱也别嘴上争了，这样，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要是你今晚就能把她叫出来，那个……办了，我输你十文钱！

”众人都不笑了，一起转向王相卿，却诧异地看到他脸上竟露出自信的神色。

“李金来，你还敢跟我赌，早上那十文钱呢？

”“那个一块儿算，二十文！

”“滚蛋！

一个千金大小姐就值二十文啊，敢情不是你相好，真作践！

”“那你要咋弄？

”“赌六十文。

”王相卿右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像斗牛的犄角一般，挑战似的直指李金来。

这下真的没人笑了。

毛蛋轻轻拉了拉王相卿的衣角：“哥，六十文可是两天的工钱呀。

”“毛蛋，你不用替哥担心，哥和这帮球货打赌还没输过呢。

喂，李金来，咋个，不敢了？

”“六十文就六十文！

”李金来的脸比被煮了还通红，“不过——你得让我到场作个见证！

”王相卿鄙夷地一笑：“你他妈这是想看好戏啊？

成，就让你输个心服口服：今晚酉时一刻，村南田头草料房，来吧，别忘带上钱。

”不光是李金来，还有钱宽子，以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把王相卿口中这个时间和地点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小长工趁火打劫从严丝合缝的窗棂到平整的墙壁上，一件件栩栩如生的剪纸与精致细巧的手工织品多而不乱地布置着，显得别有情趣，再配上那股似乎永远不会消散的芬香，整个房间俨然与外面那个脏兮兮的嘈杂世界完全隔绝开来，自成逍遥。

在某种程度上，闺房，可以被视做中国千百年来礼教社会下的女子那内心的映像：美丽而丰富，却无法展示与外人。

香玉和她的丫鬟彩屏，就终日生活在这种安宁又沉闷的“匣子”里。

此时，香玉没有像平常那样从书架上取出几本书来浏览，而是坐在红纱帐包裹中的绣花暖床边，仔细地绣着一个香囊，那上面一只活灵活现的鸳鸯已经呼之欲出。

对面的彩屏以手托腮，羡慕地看着香玉飞针走线。

“哎呀，好福气啊，好福气！

<<富甲天下>>

”彩屏摇头晃脑地感慨道，香玉被她逗得“扑哧”乐了。

“说什么呢，哪个好福气？”

”“还有哪个？”

当然是这香囊送到哪个手里就是哪个喽。

”彩屏笑嘻嘻地回答，顺便做了个鬼脸。

虽然这样的调侃对于主仆两个来说是常有的事，香玉还是忍不住粉面羞红，故作嗔怪道：“你这个小蛮妮子，再不管好这张刁嘴，将来还找得着正经婆家么，怕是只有……只有和楼下那油腔滑调的后生配一对儿啦。

”“啊小姐，我白服侍你这么多年了，这样损人家！”

”彩屏一副受到奇耻大辱的愤愤样子，“和他配？”

我还不如跳井算啦！”

”香玉一怔，没想到彩屏真动了气，既觉得好笑，又有点儿好奇，她低下头继续绣香囊，却差点儿扎了自己左手的指头。

“那个后生，我听你叫他‘王二’？”

”香玉甩着手，漫不经心地问彩屏。

“小姐，他就是咱武家堡那个臭名远扬的泼皮王二疤子呀。

”彩屏恨恨道，好像她和那王二疤子有数代世仇一样。

“王二疤子？”

……王相卿？”

！”

”“对，小姐你认识他？”

”香玉叹了口气，放下手中的香囊和针线：“以前他姐夫曾给大哥和我做过西席，他也陪读过一年，算是同窗，后来便没怎么见过了。

我只记得他那时个头就不小，而且鬼点子很多，有几次，我背书不过关，爹要罚我，都是他帮忙解了围。

哦还有，他姐姐菊花不是经常到家里帮佣吗？”

”彩屏点点头：“嗯，菊花姐可好啦，真不晓得，她怎么会有这么个兄弟，哼，真是一样米养百样人！”

”香玉微微一笑，问道：“不提这些了，对啦，我让你准备的点心，老爷方才走的时候你交给他了吗？”

”“哎呀，我给忘啦！”

”彩屏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鬓髻。

“你……好啊，你这小妮子又寻我的开心！”

”本要懊恼的香玉看到彩屏忍不住的坏笑，这才恍然大悟。

“哈哈，我哪敢忘啊，不然不光是小姐，只怕曹公子也不会饶了我的。

”彩屏做了个夸张的害怕表情。

“讨厌！”

”香玉“生气”地背过脸去，脸上满是准新娘子特有的幸福。

太谷县城曹家客厅里，孙书同正在和未来的亲家曹广发商谈借钱一事。

“曹兄，”孙书同一脸歉意道，“说来真是惭愧，若非情势所迫，我也不愿到你这儿来‘塌窟窿’啊。”

”“孙兄客气了。”

“曹广发摆了摆手，他那富态的面相已看不到平素笑呵呵的模样，倒是越拧越紧，翻看账本的手也慢了下來，“唉，孙兄，咋说呢，小弟今年，歉收也不少啊。

单是最近，这绸缎买卖刚砸了，弄下一大笔‘饥荒’（山西俗语：债务），本打算卖了城关西边那块地来救急，可孙兄也知道，这不，皇上又要打仗了，地价说跌就跌……当然了，孙兄亲自登门，那是看得起小弟，我也定当尽力相助！”

<<富甲天下>>

只是，唉，不好办啊……”“曹兄的难处，书同是知道的，所以这口就更难开了。

”孙书同心平气和道，“但只需二十万两，皇上借的钱便能凑齐。

就二十万，待到我那里周转开了，马上奉还，至于利息什么的，听凭曹兄吩咐。

”曹广发又像读话本小说一样翻看起了账本：“二十万两……不是个小数目啊。

”打从说起借钱这个话题始，孙书同就发觉了，曹广发丝毫不提两家之间还有联姻这个事实，也没把他当做未来的亲家对待，纯粹谈生意。

他皱了皱眉，微笑了。

“对了曹兄，来了半天，怎么不见令公子啊？”

”“噢，是我打发犬子出去办些事了。

”“原来如此，我这里有小女捎来的两盒点心，是她自个儿的一点儿手艺，到时请转交令公子吧。

”“哎呀，香玉这姑娘，真是……好，好，好呀，这真是犬子的福分。

”孙书同暗暗松了一口气：曹广发还没打算一直装糊涂。

“曹兄哪里话，能许配令公子这样的青年人杰，才是香玉此生之幸，也是我孙家之幸啊！”

”“不敢当，不敢当。

”曹广发把手摆得跟拨浪鼓一样。

“说起来，曹孙两家的交情当真不浅！”

”孙书同很自然地换成了一副怀旧的语气，“顺治十五年，蒙世祖皇帝恩准，孙家得以承办盐务，却匱于本金，当时还是令尊大人掌家，闻知后毅然慷慨解囊，孙家大事方成，此恩是没齿难忘啊！”

”“不敢不敢……”曹广发的手还在摆，脸色已渐显尴尬。

“康熙八年，”孙书同说得有些激动起来，“适逢曹兄接替令尊大人，欲大展宏图，在湖广等地新拓货源，广开商路，书同钦佩曹兄的壮志，特略尽薄力，以为襄助。

这么久了，曹兄不会忘了吧？”

”“孙兄那一次的义举，曹某铭记在怀！”

”曹广发似乎也动情了，“这借钱的事，请容我再好好算算账，看看如何调度，待晚上再给孙兄回复如何？”

”“好，那我就在府上恭候曹兄的佳音了！”

”“小弟定当尽力。

”将孙书同送上马车后，曹广发回到客厅，夫人郑氏等在这里。

“老爷，你们的话，我也听到了。

这二十万两银子，要十几车才能拉得过来啊，这么多钱，咱可怎么借呢？”

”“谁说咱要借了？”

”曹广发脸色一变。

郑氏愣了：“你方才不是说……哎呀老爷，你这出言反悔，岂不要得罪亲家啦？”

何况人家还是皇商呢。

”“亲家？”

哼，我现在不怕得罪这个亲家，怕的是退不了这门亲事！”

”曹广发倒了一杯茶，喝了一大口。

“老爷你说什么，退亲？”

！

”郑氏瞠目结舌，“这，这，这银子不借就不借吧，怎么还要退亲了呢？”

这么好的一门亲事……”“还好呢！”

”曹广发瞪了郑氏一眼，“告诉你，孙家这回就要完了。

他们若是按皇上要的如数借出银子，买卖就得垮；若是不借……那就直接成了抗旨啦！”

反正怎么都是死，可不能再把咱家连累上！”

”郑氏这才恍然大悟，转而有些悲戚：“那，那曹孙两家，这么多年的交情，就不要了么？”

唉，我是真喜欢香玉那姑娘啊，她和咱家老大又是那么般配。

”曹广发慢慢低下头：“孙兄一家潦倒了，我一定会接济他们，但现在……银子不能借，亲事必须退

<<富甲天下>>

！

” “可是怎么退呢？

咱连‘知帖’都给人家送去了，现在全太谷哪个不晓呀，要是拿这个理由说事儿，在乡里乡亲面前，曹家还抬得起头么？

还有，咱们可怎么跟老大讲呢……” “我知道！

我这不正想辙儿呢嘛！

”曹广发恼火地打断了郑氏的话，把自己胖胖的身子塞进了太师椅，苦思起来。

孙府后院，看着眼下呆呆望向一棵老槐树的王相卿，毛蛋不禁发愁地问道：“相卿哥，你今晚真能把孙小姐约出来么？

”他却未发现，那槐树最高枝儿离绣楼二层房间阳面儿的窗户只有一丈多远。

王相卿的注意力正放在那块儿，没有搭理毛蛋。

毛蛋挠了挠头，这时已近晌午，其他人都去领剔鱼子了，院里只剩下他们两个。

“你可得快些想辙儿啊，哥，六十文呢……” “毛蛋！

”王相卿突然吼道，把毛蛋吓得一哆嗦，“你腿脚儿利索，这就去趟我家，让顺娃帮我拿张纸写几个字，然后再带过来。

记着，莫让我姐姐姐夫知道。

” “好，可是写甚咧？

” “我告诉你……”王相卿拉过毛蛋，耳语一番，又让他复述了一遍。

毛蛋的脸上始终迷惑不解，但就像往常一样，对于王相卿交代的事儿，他是理解也照办、不理解也照办。

看着毛蛋飞跑而去的背影，王相卿满意地一笑，又抬头向香玉的闺房窗户望去。

闺房里，香玉还在绣着香囊，彩屏摸了摸自己的小肚皮。

“哎，也不知道中午孙妈做什么好吃的？

” “馋嘴的，这就饿了？

” “人家大早饭没……” “啊！

” “啪”的一响，两个女子齐声尖叫，惊慌地盯着一个在地板上滴溜溜乱滚的白色物什，又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向窗纸上的破洞。

彩屏先反应过来，气呼呼地上前，一把推开窗户，只见对面老槐树的树杈正颠儿颠儿地晃着，她又向楼下扫视一圈儿，却未发现什么踪影，不由纳闷地重新关上窗，转过身，看到香玉已拾起了那个物什：是一块被白纸包着的石头。

“谁这么讨厌，吓唬人呀！

……小姐，你在看什么呢？

”彩屏好奇地凑上来，随着香玉的目光读起了纸上的黑字，平日小姐习文时，她也跟着学了点儿：“你家有男……我有主意，想知道，酉时一刻，村南草房见。

王二……果然是他！

气死我啦！

我这就去找蔡管家，让他把这二流子轰出去！

”情急之中，彩屏爆出了粗口，她也顾不得了，扭头就要出门，香玉却拉住了她。

“等等……这话是什么意思？

” “小姐，你还管这个啊，就是那王二寻咱们开心呢！

” “有男，有‘男’？

”香玉没理会彩屏，自言自语起来，“你家有……有难！

” “什么？

哦，你家有难，我有主意，对了，这就通了，哼，写白字！

”香玉这时才抬起头，望着彩屏：“村南草房，我小时候倒是去那儿玩过。

彩屏，那地方没变吧？

” “没有呢，一直……小姐，你，你不会真要去见那王二吧？

<<富甲天下>>

”瞧着彩屏一脸的惊恐，香玉乐了：“你个傻丫头，我怎么会为了一个泼皮的胡话就黑灯瞎火地跑出去啊？”

”彩屏赞同地点了点头：“就是嘛，谁知道这王二疤子是要干什么呢！”

”香玉没有吭声，又低下头凝视着手中的字条：彩屏的话恰好说出了她心中的疑问。

虽然今天的黑夜饭（山西俗话：晚饭）并没添多少量，王相卿还是吃得很香，除了他下午回来把三十文大钱交到姐姐手里的那份自豪感还未退却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时辰之后即将到来的“胜利”。

“姐，我出去一下。”

”王相卿推开碗筷，抹抹大嘴，站起了身。

“二娃子，这都擦黑咧，你出去做甚啊？”

”菊花又不解又担心地问道。

农村有着外松而内紧的规矩体系，点灯后还往外跑可不算是太正经的行为。

“哦，宽子他爹这几天又不好，我们几个兄弟约了去瞅瞅。”

”王相卿答起来面不改色。

菊花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

得了姐姐的“恩准”，王相卿撒腿就跑了。

一直没言语的杜志康这时哼了一声：“他的话你也真信，我昨个儿还碰见宽子他爹啦，精神着呢！”

”“甚？”

那你刚才不说！

”“我说不说的，咱还能管住他不出去吗？”

”杜志康讲了句大实话。

菊花苦笑了一下，不再吭气。

孙府后院的小花园里，一个苗条的身影正倚在廊柱边，静静地仰望着夜空的冷月——月光映照着香玉那似有心事的痴容。

不知为何，自黄昏之后，便有某种不安分的悸动强迫她不时就会隐隐想起一个时间和一个地点，并在心中油然而生既畏怯、又好奇的复杂感觉。

这感觉——香玉的脸有点儿发热——与她偷偷读那些藏在枕头下的“坏书”时颇为相似；巾帕传情，月下相会，书中人那一幕幕“轶事”如此大胆，却又无不挑拨着她慌乱的心弦……香玉忽然笑了：孙香玉，你可真傻，那是草房，不是西厢，约你的也并非风流小生，只不过，哎，哪怕是曹家公子，兴许都还值得一去。

当然了，他是个讲礼法的人，定不会这样……“小姐！”

小姐！

”彩屏的喊声惊醒了香玉，“曹家来人了，在花厅呢。”

”“什么？”

那……来了没有？”

”不等彩屏答复，香玉已兴冲冲地直奔花厅而去，全然没有注意到贴身丫鬟那副愁眉苦脸。

香玉像一头欢快的小鹿一般，没几步便赶至花厅，然而，厅中传出的父亲孙书同那带着怒气的高声质问把她挡在了门外，她悄悄地躲到屏风后，侧耳细听。

“什么，一万两？”

！

”“是，是。”

”曹广发的大管家嗫嚅道，“孙老爷，您走后，我家老爷又算了几回账，发现实在是难处。”

除了那些‘饥荒’，家里也在盖房起楼，老爷还有夫人都说了，这是为我家公子和香玉小姐的婚事。

香玉小姐是咱太谷的金凤凰，嫁过来总不能让她受委屈吧？”

嘿嘿。

二十万两的现银，真的拿不出来。

可凭着孙曹两家这关系，忙又不能不帮，于是就先匀兑一万两，余下的，等城关西边那块地的价儿涨上来再……嘿嘿，还请孙老爷多多见谅。

<<富甲天下>>

”一阵沉默之后，孙文举的冷笑响了起来。

“一万两，曹老爷这样慷慨，让我们如何受得起，哈哈，我看你还是把银子拉回去，开个粥厂吧，免得我们讨吃讨喝的耽误了曹老爷赈济桑梓的大事！”

”不用偷看，香玉也能感觉到曹府管家的冷汗流了出来。

“文举，不得无礼。

”孙书同恢复了一贯的沉稳，“大管家，银子我收下了，你再替我带几句话给你家老爷：不管多少，都是情意，孙某多谢了。

还有，两家结亲，总是件大事，马虎不得，还请曹兄和嫂夫人多费心。

”“孙老爷说的自是应当，小人一定带到！”

那……就先告辞了。

”“不送！”

”慌张的脚步声渐去渐远，香玉听到父亲一声长叹。

“想不到曹广发竟会如此薄义，我原指望，哪怕他不管往日我对他的恩惠，也能为香玉和他的公子着想，可是……唉。”

”“爹，都这样了，我看咱应该重新合计合计，还该不该让香玉嫁过去啦！”

”“住口！”

”孙书同怒吼道，“一码归一码，你妹妹的终身绝对误不得！”

你……你也记着，这事儿千万不要让香玉知道，只说曹家没钱就是了。

我想，那边曹家公子，也是不知情的。

他们小俩儿口，毕竟日子还长着呢。

”后面的几句话，孙书同的声音越说越低。

“爹，我懂。”

哼，这个曹胖子，明摆着是不想沾包儿，他这是怕咱家……”孙文举的话被匆匆走进来的蔡荣祥打断了。

“老爷，少爷，赵知县来访！”

”他话音刚落，一个四十多岁的官员大腹便便地径自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两个衙役。

孙书同和孙文举还来不及藏起脸上那份意外，就慌忙上前相迎。

“知县老爷快请上坐。”

此时造访，不知有何赐教？”

”孙书同依然保持着惯常的谦恭笑容，尽管站在面前的只是一个平日里和他称兄道弟的七品父母官。

“坐就不必了。”

”孙书同不由一怔；赵知县冷冷的表情就像是刚认识他一样，“本县就是来看看，皇上借的银子孙掌柜筹备得咋样了？”

”“在下正在尽力，尽力。”

唉，只是这五十万两着实是笔巨款，而家中又有土木之事，真是捉襟见肘……”孙书同知道，他这些话不会白抱怨，自然会由赵知县传给该听到的人。

“孙掌柜！”

”赵知县断喝道，“本县还正想问呢，你现在忙活修院子是什么意思？”

为何早不修，晚不修，偏偏皇上借钱了才开始修？”

！”

”“老爷误会了，”孙书同的镇定令旁边的孙文举由衷佩服，“在下修建新院是早前就定了的事，只是恰巧和皇上借钱碰上而已。”

请老爷明察。”

”“好了！”

你们这些大财主，平时就花钱如流水！”

”赵知县说得如此正气凛然，仿佛忘了他自己也没少从这“流水”里舀一瓢，“而今国家有难，你们

<<富甲天下>>

不思为国分忧，还贪图自家这点儿享乐！

忠义何在？

！

告诉你，院子马上停工！

月底之前，把五十万两如数送进京城！

不然到时候，你孙家有难了，可别怪本县没送人情提醒过你……”屏风微微一震，花厅里的人谁也没发觉，更不会看到屏风后香玉那惊诧的神情。

刚才赵知县口中那个无情的词儿，她今天不是第一次听到，早就有人告诉了她……可是，怎么会……难道他真的……不，不可能……香玉一时心乱如麻，衣角也被她揉搓得皱成一团。

如果说现在还有谁比孙家人更急火攻心，那就是田头草垛子后面的王相卿，此刻，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拉住李金来和钱宽子他们继续等下去，哪怕是把赌金加到一百文也不成。

“行啦行啦，还等呢！

”李金来不耐烦道，但脸上更多的是得意，“王二疤子，得等到甚时候？

非要那巡夜的把我们都抓去见里正老爷啊？

”“你急个甚！

”王相卿比李金来还不耐烦，“她一准被啥事儿拖住了，来肯定是要来的……我告诉你李金来，要是到了人家来了，你没看见，那还是你输！

”“屁！

那我和宽子还来作啥见证啊，就听你说呗。

二疤子，要赖也没这么赖的。

”“二哥，”钱宽子皮笑肉不笑道，“你看看，已经这么晚了，就算孙家小姐心里想来，估摸着也出不了门啦，是不是？

”“出不了甚门！

宽子，你别替他圆了，咱们走，明天我请大伙儿的客！

”“不许走！

”王相卿绝望的大嗓门是他最后一招儿，可气势更盛的李金来不吃这一套。

“咋个不走！

王二疤子，你弄明白了，现在是甚时辰啦？

哪怕那小妮子来了，你也输啦！

”这一句让王相卿彻底没了脾气，李金来乘机一把推开他，领着钱宽子等人扬长而去。

毛蛋瞧着王相卿，

<<富甲天下>>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发生在清朝的创业故事媒体撰稿人松卿竹友中国人无疑是个爱读史的民族，可读来读去，都是所谓“正史”，因此大多数人也就只知道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百万大军厮杀一场，谈笑间，只有那些名帅名将。

似乎中国历史就是由名人和战争组成的，这当然是一个误会。

尤其是在读了商业历史小说《富甲天下大盛魁》之后，就会知道，原来历史上也有青春，也有创业。

《富甲天下大盛魁》讲的是一家真实存在过的大商号的故事，就和世人熟知的乔家大院一样真实。

只不过它虽由山西人所创，但其商业活动却是以蒙古地区为主，所以还有一个专门名称“旅蒙商号”。

大盛魁这家商号是很了不起的，从康熙年间创建，到解放前关门，历经了二百六十多年，比很多历史上的王朝岁数还大。

它的资产据说最多达到了一亿两白银，而且那还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时候，换算到今天，进入世界五百强是一点儿问题没有！

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大商号，创始人却是三位来自民间的小人物——山西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史大学和张杰。

这样一个真实的大商号，这样一个传奇的历史，然而小说讲述起来却是很轻松，或者说是很生活化的。

让读者很快就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原来古人的日子过得也是如此丰富多彩！

大盛魁的创始人之一王相卿，本来在太谷老家是全村公认的“社会青年”，属于正经人家有女儿的都不会嫁给他的那种，除了想发财，也没什么大的志向。

结果，发财的机会还真就来了，但却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方式：王相卿喜欢上了村里皇商孙家的漂亮小姐香玉，皇商，是专门给朝廷办差的，按现在讲话，那也得叫国有企业了。

王相卿追的，就是这国有企业老总的千金大小姐。

要钱，要地位，他都是没有的，可他自信有点子，于是一个劲儿地主动要帮人家，怎么应付康熙管孙家借军费的“皇差”。

最终帮是帮成了，可王相卿一高兴，就到处宣传自己和孙家小姐有了“私情”。

就是搁到现在，这事儿也不能乱说啊！

何况还是在那个年代，还想有好么？

于是，王相卿被孙家赶到了蒙古大草原。

然后，他认识了史大学和张杰两位兄弟。

后来，他们创建了大盛魁。

在这个过程中，有趣的故事更多，这里就不能多写了，不然就成“剧透”了，还是请有兴趣的读者在阅读中去感受。

这是一本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历史小说。

王相卿的年少胡闹，他和兄弟们在创业过程中的艰难迷茫，相信会使今天的同龄人读来感同身受。

对于史实叙述的层面，小说是虚构的；但如果以个性和生活的角度，它又是真实的，而且要比那些史书更加真实！

<<富甲天下>>

编辑推荐

一个拥有一亿两白银的商业帝国一个经历二百六十年的跨国商号三个一贫如洗的汉子创造的财商史诗中国人第一次深入探索本土商业的终极秘密百集电视剧《富甲天下：大盛魁》：一部关于旅蒙商人传奇的电视剧创作团队深入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远赴俄罗斯、蒙古国，考查调研收集素材近百万字，剧本数易其稿名导王新民亲自出马；名演于震，乔振宇，吴连生助阵；名剪钟佳妮精心打造服装老中青三代知名编剧力争还原历史真相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